





宋公引私於鬼天王

國子監藏書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八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詩曰

親愛無過弟與兄 便從酒後露真情 何清不薦同

胞義 觀察安知衆賊名 玩寇長奸人暗走 驚蛇

打草事難成 只因一紙間文字 惹起天罡地煞兵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得非  
 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  
 在你便袋裡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  
 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而何濤道你且說怎地寫在

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先比曾跟一個間漢去投遼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

個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裡相賭來到一處三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担醋將去村裡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裡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捕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裡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

是人願  
意

落麼何濤稟道畧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逕到白勝家裡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床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從床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網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裡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

白。日。鼠。  
骨。是。个。賊。

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網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贓物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列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裡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

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向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並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裡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遶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裡坐下吃茶相等吃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吃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裡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裡走出一箇吏員來看那人時怎生模樣但見

眼如丹鳳眉似臥蚕滴溜溜兩耳垂珠明皎皎雙睛點  
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闊頂平皮肉天倉飽滿  
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  
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上應星魁  
感乾坤之秀氣下臨凡世聚山嶽之降靈志氣軒昂胸  
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喪蚤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鉄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

相如此好

纔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贖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賜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處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踈財仗義更多能事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

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裡面吃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個入到茶坊裡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在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是一小弟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

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吃了茶茶盞放在卓子上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押司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爲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崗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

不是不  
是却先  
走漏道  
息了

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府着落便是觀察自賚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裡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宋江且答應道晁蓋這厮奸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甕中捉鱉手到拿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



伴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畧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畧到寒舍分撥了此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請治事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裡安撫那公人道押司便來叫他畧待一待却自槽上鞞了馬牽出後門外去宋江拿了鞭子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不刺刺的

梁。山。泊。全。在。此。處。非。宋。江。之。罪。而。盜。之。首。而。何。

望東溪村攛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裡報知正是

有仁有義宋公明 交結豪強秉志誠 一旦陰謀皆

外泄 六人星火夜逃生

只故放便 是強盜了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吃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個喏携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裡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

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裡了俱出你等六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領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文字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裡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你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踈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吃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裡賢弟且見他一面

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薊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畧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裡來了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進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莫不走漏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裡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

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裡挨候他飛馬先來報  
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  
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裡這  
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  
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會雖是  
住屈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  
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  
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  
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  
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  
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

走那里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裡了如今我們收拾  
五七擔挑了一齊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裡去晁蓋道三  
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  
好不精細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  
寨裡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  
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正合吾意只恐怕他們  
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  
入了夥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  
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早  
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  
把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個

莊客一發吃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賚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愿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有詩為証

太師符督下州來 晁蓋逡巡受禍胎 不是宋江潛往報 七人難免這場災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裡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裡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裡兩個入得衙門來正直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

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宋江向前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為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列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并兩個箇都頭一個姓朱名全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閑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兩個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

緊其騎上。一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拿  
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遶東溪村晁家  
不到得東溪村里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  
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  
發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遶  
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  
人必須也不是良善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  
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  
廝們亂攔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  
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嚮  
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

朱仝  
是  
一個  
又  
雷都  
頭

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  
入來我與你截住後路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  
有三條活路我聞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里須認得  
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  
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  
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個勾了朱仝領了十個弓手  
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  
擺在前後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  
一團火把擎着橈又朴刀留客住鈎鑣刀一齊都奔晁  
家莊來到得莊前也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裡一  
起從  
起  
將  
起  
來  
涌  
得  
黑  
烟  
遍  
地  
紅  
焰  
飛  
空  
又  
走

不到十數

凡前後門四面人刀約有三四十把火發

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擎着朴刀背後衆士兵發

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  
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  
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  
打後門却被朱仝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  
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仝那時到莊後時  
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  
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  
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

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我者生朱仝在黑影裡叫道保正

休走朱仝在這里等你多時晁蓋那里顧他是說與同公孫

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

了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

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的

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趕雷橫自在火光

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仝撇了士兵挺着刀去趕晁蓋

晁蓋一面走口裡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什麼我須

心處朱仝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

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

我在後面也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

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有詩爲証

捕盜如何與盜通 只因仁義動其衷 都頭已自開

生路 觀察焉能建大功

胡說與盜私通那里仁義

朱仝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仝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朱仝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好貨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仝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向前扶起急救得朱仝答道黑影裡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

裡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蓋那人也不是好惹的回來說到那里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拿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

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家解將鄆城縣裡來這  
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拿  
得幾個鄰舍知縣把一千拏到的鄰舍當廳勘問眾鄰舍  
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里田地近  
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如常有棚鎗使棒的人來如何  
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  
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  
縣道說道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道也有不愿去  
的還在這里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個貼鄰做眼  
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  
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吃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

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  
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  
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  
他姓阮他在石碣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知  
縣取了一紙招狀招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  
條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贖全那一千隣舍保放回家  
聽候且說這眾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  
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何稟說晁蓋燒莊  
在逃一事再記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任地說時  
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  
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



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  
都在石碣湖村裡住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麼白勝告  
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  
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  
了收在牢裡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個  
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大鬧山東鼎沸河北  
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寨中去聚縱橫人馬直使  
三十六員豪傑聚七十二位煞星臨畢竟何觀察怎生差  
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梁○山○泊○賊○首○當○以○何○濤○宋○江○為○魁○朱○仝○雷○橫○次○  
之○一○邊○問○个○走○漏○消○息○一○边○問○个○故○放○賊○犯○想○他○四○人○  
亦○自○甘○心○又○曰○從○來○捉○賊○做○賊○捕○盜○做○盜○的○的○不○差○若○  
要○真○正○除○得○盜○賊○只○須○除○了○捕○快○為○第○一○義○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八

終

林冲水寨  
大并火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九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詩曰

獨據梁山志可羞 嫉賢傲士少優柔 祇將富貴爲

身有 却把英雄作寇讐 花竹水亭生殺氣 鷺鷥

沙渚落人頭 規模卑狹真堪笑 性命終須一旦休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

裡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

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

舟舡人馬誰敢去那里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

主倫可  
鑒

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  
梁山水泊過迥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閑常時也兀自  
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裡面若不起得  
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里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  
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  
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  
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  
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  
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遶石碣村來且說晁蓋  
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  
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個

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五已把老小搬入河泊裏  
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  
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里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  
夥的須是先投遶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舡隻把一應的物  
件裝在舡裡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里商議  
投遶梁山泊只見幾個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  
裡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  
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裡去死小半都搠  
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  
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舡裡逕撐去李家道  
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

舡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舡裡吳用劉唐各押着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舡先投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舡如此迎敵兩個各棹舡去了且說何濤并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舡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舡裡進發岸上人馬舡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納喊人馬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屋裡面只有些粗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裡住非舡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湖泊裡港汊又多路逕甚襍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我們把馬疋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裡一發都下舡裡去當時捕盜巡檢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舡那時捉的舡非止千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衆人且住了舡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夢兒注 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賊官都

殺盡 忠心報答趙官家

這下漁歌有些氣鬼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吃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棹一隻小舡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胆

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來將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  
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  
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裡去衆人赶到根前拿個空又行不  
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花蕩裡打唢哨衆人把舡擺開見  
前面兩個人棹着一隻舡來舡頭上立着一個人頭戴青  
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裡攥着條筆管鎗口裡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 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

檢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又聽了吃一驚一齊看時前面那個人攥  
着鎗唱着歌背後這個搖着櫓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  
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并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

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舡便使轉來  
望小港裡串着走衆人發着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  
舡的飛也似搖着櫓口裡打着唢哨串着小港汊只顧走  
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舡  
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  
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  
住的人說道小人門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里有許  
多去處何濤便差樺着兩隻小舡舡上各帶三兩個做公  
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  
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樺兩隻舡去探路這  
幾個做公的樺了兩隻舡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

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舡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舡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漿起五六把撐楫何濤坐在舡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裡蕩將去那時已自是日沒沉西撐得舡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着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里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里庄家這里煥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舡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

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裡廝打何濤道離這里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舡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橈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翻筋斗都打下水裡去何濤見了吃了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遶上岸只見那隻舡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桶地倒撞下水裡去那幾個舡裡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舡來一鋤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着何濤

何濤這  
歲流年  
如此不

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廝直得甚  
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  
人奉上命差遣盖不由已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  
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  
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個粽子撒在舡  
艙裡把那幾個屍首都攙去水裡去了兩個胡哨一聲蘆  
葦叢中鑽出四五个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舡阮小二阮小  
七各駕了一隻舡出來且說這捕盜巡檢領着官兵都在  
那舡裡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  
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  
都在舡上歇涼忽然只見一陣怪風起處那風但見

飛沙走石捲水搖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昏鄧鄧催來急  
雨滿川荷葉半空中翠盖交加遍水蘆花透湖面白旗  
繚亂吹折崑崙山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  
苦把那纜舡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  
嚮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  
今番却休了那大舡小舡約有四五十隻正被這大風刮  
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  
一叢小舡兩隻家挈住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  
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四五十隻官舡屯塞做一  
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舡也有十數隻却被



他火舡推來鑽在大舡隊裡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舡燒將來燒得大舡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遶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鑽去都透爛泥裡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舡舡尾上一個搖着舡舡頭上坐着一個先生手裡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裡喝道休教走了一個衆兵都在爛泥裡只得忍氣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着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裡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着四五個打魚的手裡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

太惡

人一齊動手排頭兇擗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擗死在爛泥裡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舡上那個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着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擗死在蘆葦蕩裡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網做粽子也似丟在舡艙裡阮小二提將上舡來指着罵道你這厮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蠢虫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與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捺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裡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索大帥差幹人來要拿我衙便是蔡京親自來

起也  
美趣實  
也

時我也抄九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  
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教他休要討死這里沒大路  
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舡載  
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里一直去便有尋路處  
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吃你那  
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証阮小七身邊  
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  
解下胳膊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  
都駕了五七隻小舡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  
到得那里相尋着吳用劉唐舡隻合做一處吳用問道拒

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舡隻齊  
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裡來相投朱貴見了許  
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  
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  
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  
嚮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嚮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  
搖出一隻舡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脩細說衆豪傑入  
夥來歷緣由先付與小嘍囉賚了教去寨裡報知一面又  
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舡  
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舡隻一齊望山  
寒裡來行了三個時辰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

響鑼鳴。正看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捧出四隻哨船來  
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再說一行人來到金  
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舡隻并打魚的人在此伺候又見數  
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  
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答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  
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  
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龕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  
帳下做一小卒不弃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  
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兩個頭領上山來到得大寨  
聚義廳下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階晁蓋等七人  
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眾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

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與階下眾小頭  
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  
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訖曰

西遼東技竟莫容

那堪造物控英雄

敝袍長鈇飄

蓬客

特地來依水泊中

無謂

且說山寨裡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王倫大吹大搦筵  
席眾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  
王倫等眾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  
自己沉吟虛應答筵宴至晚席散眾頭領送晁蓋等眾人  
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  
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

畢竟是  
不賊通  
通

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以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  
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  
吳用道兄長性直只是一勇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  
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  
怎地吳用道兄長不看他早間席上王倫與兄長說話到  
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放了  
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  
應答動靜規模心裡好生不然他若是有心收留我們只  
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龕鹵的人  
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  
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

冲看王倫答應是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  
眼睜這王倫心内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  
是不得已小生畧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惡晁蓋道全  
仗先生妙策良謀可以容身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  
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  
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裡  
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  
可有失恭敬雖有奉呈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  
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  
顧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里  
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

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讐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踈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

能勾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此合天下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之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逋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且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失信於人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

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  
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  
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  
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  
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  
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  
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吳用便道頭領  
爲我弟兄面上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  
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  
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終  
作何用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

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正是

惺惺自古惜惺惺 談笑相逢眼更青 可恨王倫心

量狹 真教魂魄喪幽冥

當日沒多時只見小喽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裡頭  
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  
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  
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通做山寨之主今日  
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  
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  
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  
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催請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各

此人大  
是用得

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嚶囉擡過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裡來到得山南看時端的景物非常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但見

四面水簾高捲週迴花歷朱闌滿目香風萬朶芙蓉鋪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遶芳塘画簷外陰陰柳影鎖  
窓前細細松聲一行野鷺立灘頭數點沙鷗浮水面盆中水浸無非是沉李浮瓜壺內馨香盛貯着瓊漿玉液  
江山秀氣聚亭臺明月清風自無價

當下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三位上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嚶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瞧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嚶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裡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咲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

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

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個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接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扮了舡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卓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搦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一手扯住林冲便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假意勸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掣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掣住朱貴嚇得小喽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



馬得如  
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里柴大官人這等資  
助你賜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  
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  
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之。  
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  
被這幾個緊緊挈着那里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  
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  
心腹都在那里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  
見了林冲這般凶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拿住王倫罵了  
一頓去心窩裡只一刀脫察地擗倒在亭上可憐王倫做  
了半世強人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應古人言量大福也

大機深禍亦深晁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早把  
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裡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  
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轡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  
用就血泊裡拽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  
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  
叫道差矣先生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  
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  
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寧死而不  
坐我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  
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聚義廳  
上列三十六負天上星辰斷金亭前擺七十二位世間豪

傑正是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  
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吳用此人用得用得。  
又曰天下秀才都會嫉賢妬能安得林教頭一一殺之  
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九 終

